

作者自序

阮义忠

在我的写作经验当中，要以本书的八篇游记最为急迫。原因是：这些于《影像》杂志连载的文章，都是在即将付印前才写出来的。身为总编辑的我，虽然掌控着截稿期，但那阵子是我编务最忙的时日，我们两个月要出版三期杂志，一期《摄影家》、二期《影像》。所以写稿的时间可想而知是多么的稀少难得。回想当时的写作情景，还真是捏好几把冷汗。

“再访巴比雍报道摄影节”是在这个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法国乡间的小旅馆写成的，由我口述，太太打在电脑上，连续赶了好几个夜晚才完工的。我们会如此卖命的缘故是：一回台湾杂志就得立刻上机印刷，否则来不及出刊，容不得我们耽搁片刻的。

其他篇游记虽没如此紧迫，可以坐在台北的办公室完成，但也经常是回国第一件要处理的事。那一阵子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

人的压力越大似乎效率也越高，每一篇虽然都是抢时间完成的，但写作的乐趣也相形的加大。因为都是有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写着写着，我和太太两人似乎很快就神游在异国情境当中。旅行才刚结束，我们就又故地重游，这种滋味还真甜蜜，尤其是双双对对。

很可惜，由于《影像》经营不善，编辑方针从月刊改成双月刊的专题取向之后，《摄影家西游记》的专栏也停掉了。不久，双月刊出了六期专号之后，《影像》就宣布停刊。之后的这些年来，我和内人虽然照例经常出国旅游，但由于没有发表的诱因，也就失去了写作的念头，《摄影家西游记》就此成为绝响。

这些文章是从 1994 年 11 月份的第八期《影像》杂志连载至 1995 年 10 月号第十九期为止。这八篇游记都有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围绕着摄影文化的大圈子打转。我们会造访一个地方，并不是看上当地的景色，也不是为当地的美食；而是因为那个城市有一位我们想见的摄影家，或一所著名的摄影机构，或正在举行摄影节、研讨会……等等。因此，这些游记也有另一层意义：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当今国际的摄影潮流走向。希望，读者在揽卷卧游之际，亦能体会我的用意。

最后，祝大家不只以卧游为满足，赶紧拟定计划，安排行程，收拾行囊去参加那些摄影节，去看那些不能错过的重要摄影展场。

祝 千禧年大家心想事成！

—— 2000.1.20

【卷一】



空空荡荡的乌帖拉火车站月台，在西班牙南部的阳光下，显得清澈透底，仿佛连人迹也被蒸发了。（阮义忠摄于1994）

游乌帖拉

访《PHOTOVISION》主编殷纳修·冈萨雷斯

孤独之狼

有位我特别偏爱的西班牙摄影家曾经在一封信上告诉我：“在我的国家，我觉得很寂寞。整个西班牙可以和我谈摄影的人，只不过两、三位而已！”像这一类的话我们倒不是第一次听到。比方说，有另一位朋友就曾经把摄影家比喻成孤独的狼——彼此互不来往，只会对着远方嗥叫！

在没有跟这位寂寞的摄影家会面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人。可以和他谈摄影的这两、三位西班牙人，当然不会是泛泛之辈。这回他专程赶到土鲁斯（Toulouse）来看我在水之堡摄影美术馆的展览，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方式比我想像得还要孤独，他的自视比我原来以为的还要高。

当他知道我们下一站要去西班牙的塞维拉（Sevilla）时，恳切的告诉我们：“有位朋友你们一定要认识。他就是整个西班牙能跟我谈摄影的那两、三个人之一——西班牙最好的摄影杂志《PHOTOVISION》的现任主编——殷纳修·冈萨雷斯（Ignacio Gonzalez）！他家和编辑部就在塞维拉近郊的乌帖拉（Utrera）。”

欧洲诸国间的铁路系统四通八达，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无论人在那一个国家，稍微转一下车，总能到达在另一个国家的目的地。一位法国朋友建议我们一个最具经济效益的方式：傍晚从土鲁斯坐火车到波尔多（Bordeaux），转TALGO卧铺车到马德里是第二天早晨；花一天参观 [普拉陀美术馆]（Museo Prado）里的西班牙国宝，晚上再搭快速火车A.V.E.，

两个半钟头就可以到塞维拉了。

我们以前没有坐过卧铺夜车，光是尝尝鲜就足以构成采纳这个行程的理由了。订票时发现，如果太太和我想要有自己的小天地就得坐头等舱，否则二等舱的规矩是四个人一间，而且男、女乘客必须分开。我们为了省将近一倍的差价，当然得坐二等舱。到波尔多时已是深夜，空荡的月台上，等着转车到马德里的乘客不多，可是已经听得到有人在用西班牙语交谈，一份新的异国情调已经提早在召唤我们了！

同厢异梦的过客

一上车，在不同的车长带领下，太太和我分道扬镳，从此八、九个钟头内，各有各的际遇。少了太太在身边，不谙外文的我凡事只能猜个三、四分。和我同车厢的两位男士，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美国人；两个人用英文沟通，叽哩呱啦、满有话讲的。我不开口，没人会打扰我，就乐得保持东方人的神秘、闷着头睡我的觉。后来听太太说，和她挤一间的是西班牙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来自天南地北，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陌生人如此亲近地同室而眠，只因为大家同是过客。

天际乍现曙光，男士纷纷爬起来走出厢房，有的吸烟、有的欣赏窗外的景色，窄窄的过道站满了人。女乘客那边，据太太说，忙着梳洗化妆的比较多！

到塞维拉的火车是由马德里的另一个火车站“阿托查”(Atocha)发车。两个火车站各据马德里的两头，从此站到彼站的一路上，我们也勉强算是对西班牙的首都有了匆匆一瞥的印象。“阿托查”火车站据说是为了几年前塞维拉举办“世界博览会”而兴建的，气派非凡，比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都还要登样！

车站入口是整座建筑的最高处，进门走几步就可俯瞰下方几十公尺、整个被挑空的巨大中庭。目光所及之处，长方形中庭的正中央居然是占地甚广的一片绿油油的热带植物园林，半空中还烟雾弥漫地飘洒着人工制造的水蒸汽；一时之间让人对室内、室外的印象有倒错之感。在那热带园林之外，散置着许多露天咖啡座，要不是每桌客人身边总有个一、两件行李，我们几乎要以为走错地方了。在这里，所有火车站该有的设施，如购票处、行李托运处或存放处、书报摊、甚至剪票口，月台和火车都一概看不到。原来，所有的办公处和店面

都很巧妙地被隐藏在中庭四周的外围建筑。一切繁忙的景象都被悠闲舒适的空间给冲淡了。这座建筑一定是出自大师手笔，他的想像力真让人佩服！

买好票、寄好行李、享受过热带园林旁的第一餐西班牙早点后，我们兴冲冲地上了一部排班的计程车，告诉司机我们要到普拉陀美术馆。司机一脸狐疑，问了我们两、三遍：[Prado? Museo Prado?] 才不情愿地上了路。原来美术馆只离火车站一条街；排班老半天碰到我们这种不认路的观光客，实在是够倒霉了！

西班牙艺术的灵魂

普拉陀美术馆真没白来！西班牙的艺术灵魂——维拉兹格斯（Diego Rodriguez de Silveira Velazquez）德戈亚（Francisco Jose de Goya）两位大师的旷世巨作绝大多数都珍藏于此。几世纪下来，这两位画家影响了几乎西班牙的所有艺术家，摄影家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所知道的西班牙摄影家，在谈到自己所受的影响时，多半提到这两位画家，而非其他摄影家。

普拉陀美术馆的收藏品极为丰富，可是面积并不很大，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展出作品从容的浏览一遍。而且，有些出版社专门为世界各大美术馆出版“快速导览”手册，书名常为 [某某美术馆一百幅名作] 等，让性急的观光客在最短的时间内欣赏到该馆最好的典藏品。馆内的参观者几乎人手一册这种小书，可以想见速食文化已经无所不在了！

离开美术馆后，时间距离火车离开的时间还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沿着街头慢慢地逛。世界各国的都市其实都大同小异，具有类似的国际性格和消费模式，走着走着，我们不免开始想像塞维拉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说塞维拉是西班牙的“心”……塞维拉的人最知道怎么样生活……。盼着、盼着，终于上路起程了。

马德里到塞维拉的直达快车A.V.E.又让我们开了眼界。整个火车里外都亮晶晶的，速度很快但极为平稳舒适。车厢里面的设计十分的高雅，每个沙发座都有台灯、每隔几排座位的走道上方有电视、每节车厢甚至还有年轻漂亮的随车服务小姐；而我们坐的还是二等车厢呢！比起我们在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所坐过的火车，这一趟算是顶豪华的火车之旅了；实在



马德里新火车站的设计令人惊艳不已，才一进站就如同踩在热带雨林中，连湿气都迎面而来。
(阮义忠摄于 1994)

感觉不出西班牙是所谓欧洲经济比较不振的国家。

电视上播完一部长片后，塞维拉也快到了；电视节目换成介绍塞维拉的影片，让乘客对即将要造访的城市先有个概念。旅游书上说，任何人到塞维拉两天就会被这个城市同化；我们光是看了这个影片，心里就知道书上说那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关于塞维拉的种种，我们会在《摄影家西游记》的第二回中详细道来，现在就直接跳到乌帖拉的部份吧！

无观光客之城

“要去拜访 PHOTOVISION，一定要趁玛丽亚在的时候！”朋友特别交待，因为殷纳修·冈萨雷斯只会说西班牙文，但他的秘书玛丽亚·嘉洛芙洛 (Maria A·Garoffolo) 是已经嫁给西班牙人很多年的美国人，也是贡札列太太的亲戚。没有玛丽亚当翻译，我们就傻眼了！

从电话里就可以感觉玛丽亚热情开朗的个性。她很兴奋的说，大家都在等我们，商量是要开车来接我们呢，还是让我们坐火车去。我们选择了后者——旅行总是要探险才有乐趣嘛！约会是晚上六点，可是我们一早就起程了，准备在乌帖拉好好地逛一逛！经验告诉我们，先认识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就能够更认识这个人！

从搭车的火车站可以感觉这是条铁路支线；车子离站不久，窗外景色越来越荒凉，途经的各个小站都显得人烟稀少，房舍零零落落、不成市集。车越走越让人好奇，乌帖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半个钟头以后，终于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特色的月台，如果不是 Utrera 几个大字挂在上面，我们还不敢下车。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告诉我们，这是个绝对没有观光客的地方，而这也加深了我们探险的兴味。

火车站前有一间小酒吧，酒吧里有些人。此外，左看右看，整条街就没有其他店面、也没有其他人迹了！感觉上好像走进电影里的一个很奇特的场景。酒吧门口一张小桌子旁围了四个人在赌博；牌的玩法看起来很像麻将，可是牌面的花色又像牌九。这几个人对我一个陌生的东方人举起相机打扰他们，不但没有防戒之心也没有不悦之色。放下相机时我知道，我们来到了一

个出奇友善的地方！

朝着火车站正前方走，就会到达市中心——这是几乎错不了的！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再顺着方向试试运气。这里的房子大多漆成白色，配着红瓦、加上顶上蓝的化不开的苍穹，举目所见都像梦境。乌帖拉实在是够小了，不过一个钟头左右，我们已经把市区绕了一圈。这个时候刚过正午，几乎家家店面和办公室都关着大门。走近一看，下午营业时间多半写着六点到十点，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 PHOTOVISION 提议在六点见面了。这里的作息比起西班牙其它地方，显得更闲散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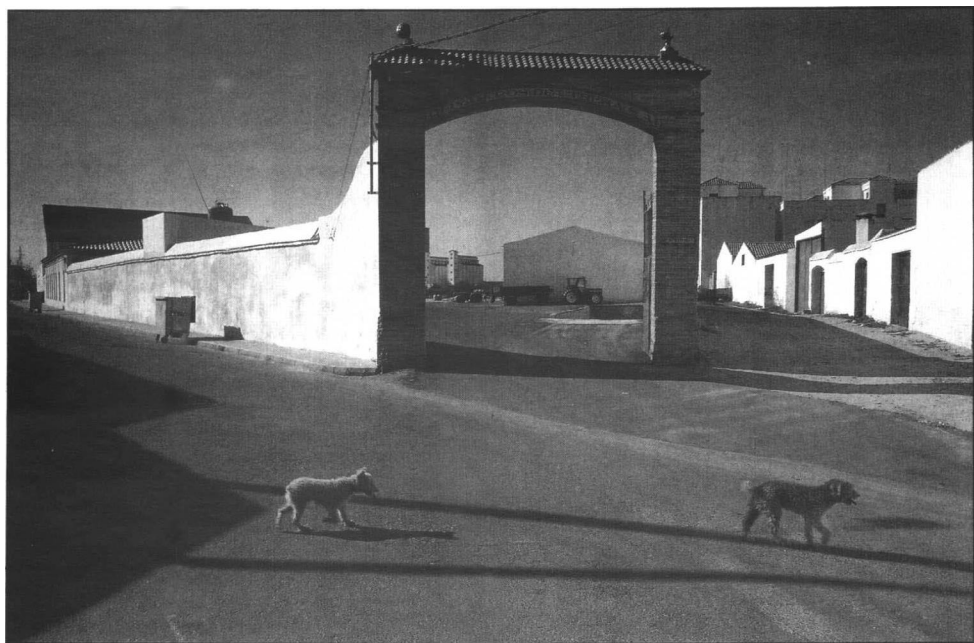
街上半个人影也没有，所有的人大概都在睡午觉吧。东走走，西晃晃，唯一在营业的两家小餐厅，我们都去打发过时间了。几天来我们已经养成随时随地享受西班牙小菜的习贯，我们点了醋浸鲤鱼、生火腿和红酒配面包当午餐，一看帐单，吓了一跳！同样的食物，价钱居然不及塞维拉的三分之一，小镇的纯朴可见一斑。

红酒入口容易，喝多了后劲也强，逛完当地的两处古迹后，烈日当空之下，我们再也无法支撑，坐在广场阴凉处的石椅上，两人居然就那么地睡着了！醒来后深感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有道理；人在这种气候下，的确应该放慢节奏地过日子。

冈萨雷斯府的大宅院

睡完觉，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沿路走向特里亚尼拉广场，远远就看到一位相貌斯文、微微发福、穿着旧牛仔裤和衬衫的中年男子在前面踱方步。看到我们，他满脸笑意地迎上前来，困难地说：“密斯特、弯（阮）一宜（义）一庸（忠）？”握手时，他那厚实的手心和力道，都能让人感觉到他的热情和坦率；照面之下，殷纳修果然就让人有一见如故之感。原来他怕我们找不到地方，老早就在街角守候着。玛丽亚还没到，而他的英文比我的还生硬。他一边带着我们往前走，一边跟我们比手划脚的讲些西班牙话。见我们听不懂，他急起来，双手张开举向天空，直摇头：“玛丽亚！玛丽亚！”

殷纳修领我们进了一间旧式宅院，穿过一间高敞的中庭，登上一座老式回旋楼梯，来到二楼的会客间。光是进门上来的一路所见，就可以知道这



夏日午后的乌帖拉，所有人都在睡午觉，这个小镇如同死城般的没有半点声息。直到晚上6点店家开门营业，乌帖拉才又活了过来。（阮义忠摄于1994）

间老宅颇有来历。会客间有一张大木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又胖又大的面包和好几组杯盘茶具。吃的喝的，数量足够开个小 party 了，哪像是光招待我们夫妻两个人！主人的盛情和家里鲜有远客来访的事实，都流露在眼前了。殷纳修的太太卡门（Carmen Simon Morales）和女儿小卡门（Carmen Gonzalez Simon）都像殷纳修，长得一脸福相。小卡门可甜了，一见面就分别紧紧搂着太太和我的脖子，一人亲那么一下；此举让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我们觉得非常受用！大伙儿刚刚坐定，玛丽亚赶来了，看来她早被西班牙人同化了，一点也不像美国人。

事实上我对《PHOTOVISION》这本西班牙文及英文双语版的国际杂志是很熟悉的。我们定期交换杂志已经有一阵子；而早在十多年前，这本杂志刚创刊不久时，还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好友陈传兴在一次回国渡假时，就送给我一期《PHOTOVISION》。

我记得很清楚，我那第一本《PHOTOVISION》是第四期 内容刊载墨西哥摄影大师曼纽尔·艾弗瑞·布拉弗（Manuel Alvarez Bravo）以及他的四位学生；拉斐尔·多尼兹（Rafael Doniz）、葛拉西亚·伊托碧黛（Graciela Iturbide）、荷西·安吉雷·罗德贵兹（Jose Angle Rodriguez）和佛洛·嘉多娜（Flor Garduno）的作品。一期一个主题 是《PHOTOVISION》自1981年创刊以来一直维持的编辑方针。

他们刚开始是季刊 但近年来由于维持辛苦 每期出版的时间慢慢拉长 现在一年只能出两本。尽管如此，这本杂志的水准从来没有下降过。《PHOTOVISION》的编辑小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们惊人的眼力和品味。就拿当年布拉弗默默无闻的四位学生来说 现在个个都是在世界上颇有名气的摄影家了！而现在举世闻名的秘鲁老摄影家马丁·秦比（Martin Chambi, 1891-1973），《PHOTOVISION》早在第三期就介绍过了 堪称是秦比作品的首度曝光。

《PHOTOVISION》的风格

《PHOTOVISION》每一期都有很鲜明的主题，比如《夜晚的诗篇》（Poetica dela Noche）专谈夜间摄影的新表现；《土地，人，仪式》（Tierras, Gentes, Aritos）介绍四位新一代的人文摄影家；《自拍像：自恋或自赎？》

(Autorretrato:Narcisismo o Aprovocation?)是四位当代甚受争议的摄影家自拍像;《让混乱有秩序》(La Ordenacion del Caos)谈的是前卫的观念性摄影;《针孔摄影》(Pinhole Photography)介绍的是几位热衷于使用最原始的摄影技术来达到最新潮影像表现的摄影家们;《欧洲摄影:开放讨论》(Fotografia Europea:Propuestas Abiertas)用一种新观点来推介几位个人风格极为强烈的中坚代摄影家;《从颜料到光线》(Del Pigmento a la Luz)讨论的是不用照相机的光画摄影;《身体考古学》(Una Arqueologia del Cuerpo)刊载的影像有从十分古典而优雅到新潮怪异甚至恶心的人体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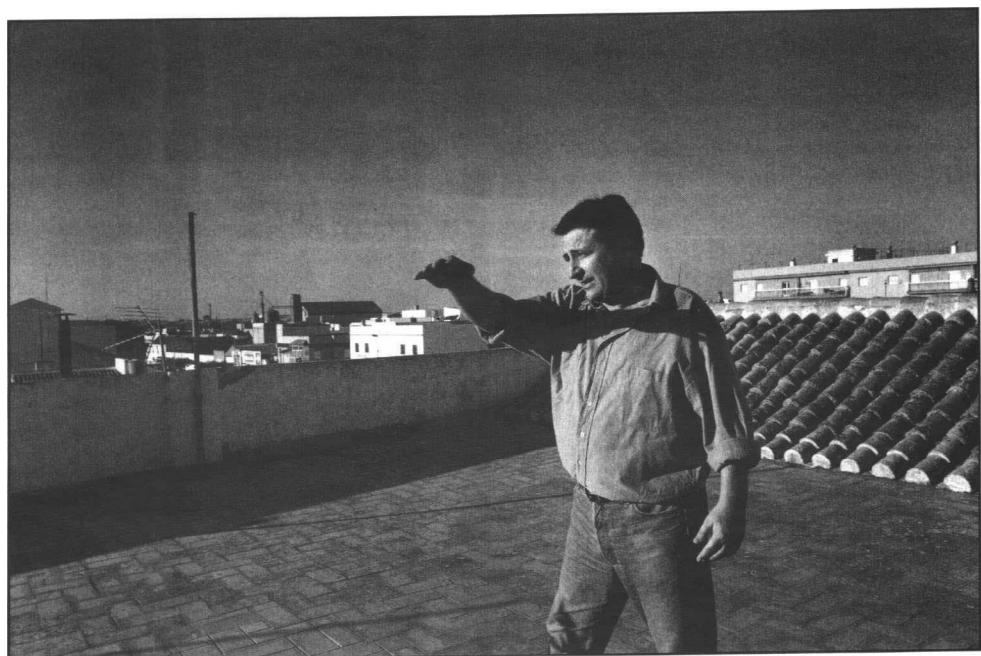
有时《PHOTOVISION》也会以摄影家的个人专集为一期的内容,如荷西·欧帝兹·艾夏格(Jose Ortiz-Echague)、乔伊-彼德·威金(Joel-Peter Witkin)等人的作品。这些众所皆知的摄影名家,在《PHOTOVISION》编辑群的处理下,作品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到目前为止《PHOTOVISION》才出版了25期,但是对欧美当代的各种摄影风格都有全面性的关照,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为什么像这么优秀的杂志,编辑部不是在马德里或巴塞隆那,而是在这么偏僻的小镇乌帖拉?”我好奇的以这个问题做开场白。

我们之间的交谈方式既热闹又有趣 太太把我讲的中文译成英文 玛丽亚把太太讲的英文译成西班牙文;轮到殷纳修讲话时,这个程序就倒过来走一遍。

殷纳修如此回答:“这本杂志的总部原来是在马德里。这些年来,经济因素一直困扰着我们;出到20期的时候,同仁曾经考虑停刊,除非有人愿意把业务和财务承担下来。大家都无法接,我就试着把它扛下来,并且把总部迁到我住的小镇来,以节省开支。”《PHOTOVISION》的创办人、也是编辑小组的成员一共有四位。除了殷纳修之外,还有阿督弗·马丁涅(Adolfo Martinez)、乔安·方古贝塔(Joan Fontcuberta)和拉斐尔·雷文费(Rafael Levenfeld);每个人都有别的工作,余暇则贡献给杂志。

马丁涅从创刊时就掌理业务并主导杂志的编辑方向,但是他为了工作不得不迁居伦敦,殷纳修便毅然接手,以免杂志的生命中断。殷纳修对编辑的理念更自由开放,经常提供园地给长期钻研某种主题而缺乏发表机会的人,让他们的心血在杂志上呈视。总部转到乌帖拉之后,又多了一位编辑马诺娄·拉吉乐(Manolo Laguillo)。五位编辑分居五个城市,令人好奇他们如



殷纳修把《PHOTOVISION》的编辑部从马德里搬到乌帖拉这个小镇来，扛起了这本杂志的营运重任。（阮义忠摄于1994）

何商讨杂志内容，怎么开编辑会议。

“我们平常用电话或传真来讨论，不过每年总会见见面。”殷纳修笑着说：“还好现在的传真方便又便宜，否则真吃不消！”聚会多半在巴塞隆那或其他大城市，从来没在乌帖拉举行过。难怪他们对我们的造访会觉得格外高兴，我们也觉得和他们真是有缘。

古典摄影与前卫影像

殷纳修谈到《PHOTOVISION》当初创刊的宗旨及目前的走向时说：“我们本来是想把《PHOTOVISION》办成一本为西班牙本土，以及中南美洲的西班牙语系国家摄影服务的刊物，现在看来是有点偏离原来的方针了。有一度我们满重视美术性和观念性摄影。中南美洲的摄影表现还是比较属于人文报导性的；也许我们可以在以后把前卫摄影的介绍脚步放慢一点，把报道摄影加强一下，以便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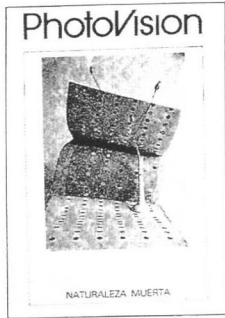
说着说着，他反过来问我：“我对你的《摄影家》杂志最好奇的一点是，你们多半只介绍纯摄影，而不介绍那些只是利用摄影制造出来的影像。是什么原因使你这么坚持呢？”

我告诉他：“说实在，我是一个老派的人。我一直相信摄影之有别于其他的艺术，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传统。我并不坚持摄影应该有某一种特殊的样貌，美术摄影、观念摄影或报导摄影都是摄影的一种类别。但是办杂志的时候，我宁可把自己大部分的精神贯注在具有人文精神的纯摄影。也许有人认为报导摄影没有新鲜感，我却认为她像古典音乐一样永远不会落伍。摄影作品只有好、坏之分 没有落伍或不落伍之别。我也知道现在电脑影像很流行 而有一天我们这本介绍古典摄影的《摄影家》杂志也许会因为市场太小而不得不停刊。但是我宁可让这本杂志因为坚持人文精神而结束，而不是因为妥协而换得生存。任何杂志都有她的阶段任务嘛 我希望《摄影家》能迈入二十一世纪 把世界上最好的古典摄影做一个整理。还有几年就是 2001年了 我的心愿不难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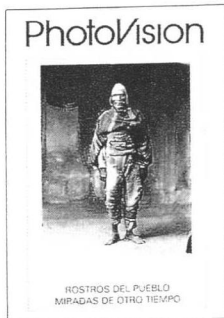
几杯咖啡下肚后，严肃话题告一段落；殷纳修带我们参观这栋住家兼办公室的大宅院。房子虽老旧，可是论其占地之广、房间之多、气派之大，绝对可在我们的摄影朋友中称冠。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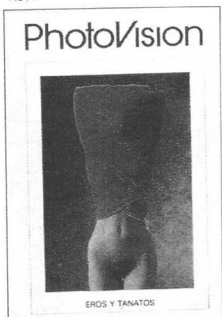
No.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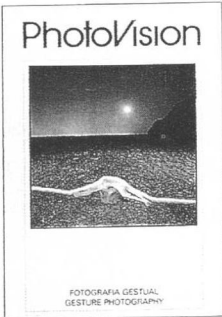
No. 3



No.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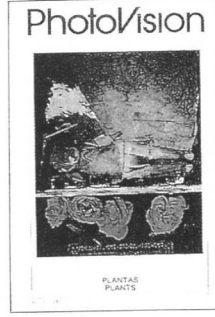
No.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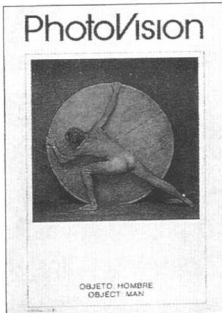
No. 8



No.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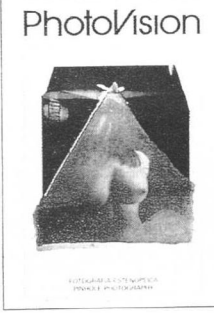
No. 10



No. 13



No. 14



No.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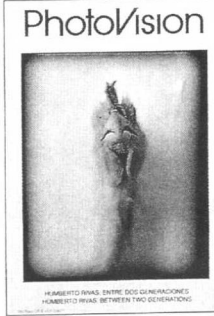
No. 16



No. 19



No. 20



No. 21



No. 22

Photo/ision



PORTUGA DE LA NOCHE

No. 5

Photo/ision



VISIONES DE INFANCIA

No. 6

Photo/ision



EROS, GENTIL, BELLO,
VANGU, POCO F. RETES

No. 11

Photo/ision



SEVILLA, 1842 - 1900

No. 12

Photo/ision



LA CAMARA POBRE
THE CHEAP CAMERA

No. 17

Photo/ision



ALTOPRE RETES / PUNTERIAS O PROVOCAZIONI
SEI PROPRII / NARCISISMO O PROVOCAZIONE?

No. 18

Photo/ision



UNA ARQUEOLOGIA DEL CUERPO
AN ARCHEOLOGY OF THE BODY

No. 23

Photo/ision



LA ORDENACION DEL CAOS
ORDERING THE CHAOS

No. 24

PHOTOVISION 1981年七月创刊

- No.1 「荷瑟·雷洛—西班牙的摄影家传奇」
(Josep Renau—Photomontage in Spain)
- No.2 「静物」
(Still Life)
- No.3 「人们的脸孔—另一个时代的表情」
(People's Faces—Expressions of another Time)
- No.4 「曼纽尔·艾弗瑞·布拉弗—一种风格、一个学派」
(Manuel Alvarez Bravo—A Style, a School)
- No.5 「夜晚的诗篇」
(Poetics of the Night)
- No.6 「童年情景」
(Childhood Visions)
- No.7 「爱神和死神」
(Eros and Thanatos)
- No.8 「姿态摄影」
(Gesture Photography)
- No.9 「荷西·欧帝兹·艾夏格, 普拉·贾尼尼」
(Ortiz-Echague, Pla Janini)
- No.10 「植物」
(Plants)
- No.11 「土地, 人, 仪式」
(Lands, People, Rites)
- No.12 「塞维拉: 1842—1900」
(Seville: 1842—1900)
- No.13 「目标: 人」
(Object: man)
- No.14 「色彩五十年」
(50 years of Color)
- No.15 「针孔摄影」
(Pinhole Photography)
- No.16 「欧洲摄影: 开放讨论」
(European Photography: Open Proposals)
- No.17 「廉价相机」
(The Cheap Camera)
- No.18 「自拍像: 自恋或自贻?」
(The Self-portrait: Narcissism or Provocation?)
- No.19 「乔伊·彼得·威金」
(Joel—Peter Witkin)
- No.20 「西班牙摄影 1968—1988」
(Spanish Photography 1968—1988)
- No.21 「翁贝托·里瓦: 两代之间」
(Humberto Riva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 No.22 「从颜料到光线」
(From Pigment to Light)
- No.23 「身体考古学」
(An Archeology of the Body)
- No.24 「让混乱有秩序」
(Ordering the Chaos)

《PHOTOVISION》以专辑方式出版, 从第1期至24期的封面及内容大纲